

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制作中心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联合打造

“大家丛书”

XINGZOU ZAI LISHI DE
YIJI SHANG

袁仲一传

郭梅 傅益萍 著

行走在历史的遗迹上

与俑结缘，痴迷一生；快乐寻宝，奇遇连连；荒漠求索，几多辛劳；馆长十年，本色依旧；挖土一世，探索无期——他，就是忠实的“考古迷”袁仲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制作中心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联合打造
“大家丛书”



袁仲一传

行走**在**历史的遗迹上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走在历史的遗迹上:袁仲一传/郭梅等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8

(大家丛书)

ISBN 978-7-214-05947-5

I. 行... II. 郭... III. 袁仲一—传记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1743 号

- 书 名 行走在历史的遗迹上——袁仲一·传
著 者 郭 梅 傅益萍
责任编辑 张 凉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南门,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南门,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4.375 插页 2
字 数 95千字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947-5
定 价 15.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第一章 与俑结缘：唤起沉睡的兵团	1
1. 求学之路	1
2. 初到西安	5
3. 与俑邂逅	8
4. “不能说谁是第一人”	12
第二章 梦系千年：与俑做伴情谊绵	16
1. 复活历史的生动	16
2. 秦俑失色的背后	21
3. 寻找“幕后英雄”	27
4. 兵马俑“奇”在哪里	32
5. 解密秦俑文化	38
第三章 回首沧桑：“比农民还农民”的日子	46
1. 那些风餐露宿的日子	46
2. 在惴惴不安中度日	54



目 录

3. 一声“袁师”	61
4. 挖掘不只是体力活	64
5. 与死神擦肩而过	69
6. 在荒漠的考古伙伴	72
第四章 一波三折：秦乐府钟的沉浮始末	82
1. 踏破铁鞋无觅处	82
2. 福兮，祸兮	85
3. 大海捞“针”	88
4. “是我的儿子”	91
5. 收藏奇遇	95
第五章 十年馆长：“我不是当官的料”	101
1. 让发掘变得“透明”	101
2. 比满足好奇心更重要	105
3. 做领队当如是	111

4. 恼人的世俗之争	115
5. 最不能容忍的细节	117
6. 本色依旧	118
第六章 考古人生:将研究进行到底	123
1. 挖掘一生	123
2. 著作一生	126
3. 面对质疑	129
4. 探索无尽	133
主要参考书目	136

第一章 与俑结缘：唤起沉睡的兵团

这是袁仲一人生中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1974年7月15日，42岁的他第一次见到了兵马俑。一次偶然的际遇、一场美丽的邂逅，他的半生就这样与秦始皇兵马俑结下了不解之缘。

□ 1. 求学之路

江苏徐州，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的水光山色，诗意淋漓，这里的乡俗民情，天真淳朴。这里兼有北雄南秀之美，既有锦绣南国的风韵，又有俊朗北国的风情，既有“南国门户”之称，又有“北国锁钥”之名，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东襟淮海，西接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素有“五省通衢”之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徐州人，用他们的勤劳双手和聪明智慧创造着文明与历史的光辉。这里有华夏烹饪鼻祖、长寿之神彭祖的踪迹，有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和人杰鬼雄项羽留下的印痕，也有一代文豪苏东坡的踪影……



袁仲一，就生长在这片钟灵毓秀、卧虎藏龙的土地上。

1932年11月的一天，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一个叫郑集的小镇上，一户贫寒的家庭迎来了一个新生命，他就是袁仲一。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在穷窝里长大的他自然也比一般的孩子多了一份顽强的毅力与吃苦耐劳的精神。

用知识来改变人生的轨迹，对于一个出身贫寒的孩子而言，这是很容易确定的原则。饥寒困顿的生活给袁仲一的学习带来许多困难，但贫困这块磨刀石帮助他拥有了奋斗向上的意志力和强烈的进取心。

袁仲一的求学之路便在坎坷中坚定地向前延伸。14岁那年，他如愿进入铜山县简易师范学校学习。1950年，又顺利考入了徐州师范学校。两年后，他毕业了。和大部分师范生一样，他走出学校，又走进另一所校园。他被分配到了徐州市一所小学任教。踏上工作岗位的他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在任教期间，他工作非常认真，尽职尽责，因此被评为徐州市模范教师。

然而，袁仲一并没有止步不前。虽然靠着教书的工作可以自食其力，但他知道人生意义远不在于此。他还需要不断地充实，摄入更多的精神食粮。

在楚汉相争的这片古老土地上，从少年时代起，袁仲一就受到文化的熏陶。他对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喜欢聆听那些生动的历史故事，也喜欢品咂历史人物的传奇人生。1956年的夏天，他考取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凭着自己的兴趣，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历史专业。这在一般人眼中，是“冷门”专业。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固然灿烂辉煌，可毕竟这个专业难以“经世致用”，也似乎有点不切实际，对当时国家

和社会的实际作用也并不大。可袁仲一全然不顾这些世俗的想法，他相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伙伴。

在所谓的“冷门”世界里，他学得不亦乐乎。课堂上，他听得如痴如醉。在史学的海洋里遨游，仿佛置身于知识的宝藏，眼前是永远也采撷不完的宝石与明珠。课余时间，一有兴致，他就会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结伴而行，离开故纸堆，到现实世界里，去体会现实中的悲喜，寻觅人类演变的痕迹。他们常常去公园，去其他高校，或去龙华游览，一览今之美景，二访古之幽情。

就这样，大学四年过去了。四年的求学生涯结束了，他依旧是那个醉心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袁仲一。他已习惯了作出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选择，习惯了独自欣赏历史的冷寂。现在他面临着选择：是告别母校，再次步入社会，还是一如既往地延续自己的求学之路？

学无止境。不满足已掌握专业知识的袁仲一，毅然选择了继续深造。他从全系 100 多名学生中脱颖而出，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该校中国古代史专业的一名研究生，主攻的是先秦史。

让袁仲一深感荣幸的是，他能坐在著名历史学家吴泽、束世澂、李平心、戴家祥等先生的课堂里，和这些心仪已久的大师对话。先生们毕生追求真理的精神，关注现实、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改造社会的热忱，以及卓越的学术成就和诲人不倦的师风，这些都让他受益匪浅。

课堂之外，袁仲一格外珍视和先生们在一起交流的机会。每当缤纷夏日的傍晚，骄阳渐渐消隐，夕阳的余晖洒满了整条丽娃河。此时，蝉声依旧如鼓，连绵不绝，不免使人产生一种宁静的错觉，聆听这份喧嚣，也成了一番别样的享受。



晚饭后，老先生们会摆开椅子，三五闲坐，兴致勃勃地谈天说地。这时候，好学的袁仲一和同学们也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周围，倾听先生们畅所欲言。先生们无拘无束、从容不迫地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之事，直聊到世代兴衰、人间沧桑之态，袁仲一和同学们享受到了一场又一场的思想盛宴。平时，常去老先生家中坐坐，袁仲一思想和精神的行囊必定满载而归。面对好学的学生，先生们都非常好客，热情地拉着他评古论今。谈兴浓时，清俊爽直的李平心先生还不会轻易放他回去，往往“强邀”留饭。与先生促膝长谈，听他把世道变迁，远至上古三代，近到当下局势，娓娓道来，袁仲一置身于天马行空般的思想世界里，犹如春风化雨，沐浴心田。

就这样，在浓厚的校园文化底蕴和精神氛围的熏陶，以及这些大师学者的言传身教下，袁仲一对历史研究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专业素养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光阴荏苒，1963年底，袁仲一终于学有所成，获得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的硕士学位。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因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正处于困难时期。为了支援国家建设，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价值，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袁仲一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多次向学校递交申请，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进行锻炼。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他如愿获得了学校的批准。

1964年的早春，在积攒了一个冬天的力量后，大地开始呈现初春景象，万物萌发，袁仲一感受着盎然生机和勃勃新意。伴随着深深的眷恋和太多的不舍，他收拾起行囊，与长达七年的求学之地作最后的挥别，坚定地踏上了开往西北的那趟列车。

也许，没有人会想到，这一走，就是一辈子，就是长达半

个世纪的考古生涯的开始；也没有人想到，他会扎根在西北的土地上，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这片厚重的大地，奉献给了祖国的考古事业；更没有人想到，“袁仲一”这个名字将与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秦始皇兵马俑紧紧地连在一起……

□ 2. 初到西安

踏上三秦大地的袁仲一被分配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发掘与历史研究工作。在学校，他学的虽然是古代史专业，但并非考古学，好在研究古代史免不了要去找各种各样的史料，因此他所学的专业也就和考古分不开了。找到了用武之地，袁仲一干得自然得心应手。

工作、生活一切都在步入正轨。慢慢地融入到这个陌生城市中，袁仲一发现，原本印象中那个弥漫着典型西北味的西安，并不存在。这里，没有飞沙走石，也谈不上沙尘满天；传说中的“陕西冷娃”，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生冷蹭倔”，不好接近。事实上，在袁仲一的眼中，西安当地人很淳朴，也很真诚。“君子敏于行讷于言”的传统在三秦儿女身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勇于开拓，懂得包容，冷静处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能够做到宠辱不惊，这是一种属于大唐长安人的精神境界！而这种为人处世的境界，也正是袁仲一所欣赏与追求的。

据考，两千年前，中国“史圣”司马迁正是陕西人，他“生于龙门（一说在今陕西韩城），耕牧于河山之阳”。一介书生，只因在朝廷上的一番仗义执言而触怒龙颜，被下狱施以官



刑。遭受奇耻大辱的司马迁痛不欲生，但忍羞含垢，发愤著书，在逆境中奋发图强，在失意中扬帆起航，创作了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千古奇作——《史记》。司马迁是陕西人的骄傲，是“长安精神”的代表，他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伟大人格和“士可杀而不可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精神魅力，一直为后世所景仰，后人以“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给予了司马迁很高的肯定与赞誉。

同样是陕西人的著名历史人物张骞，不畏山高路远，挺身而出，请缨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以解大汉边陲匈奴之患。不料，这一去便是十年之久。在为匈奴所扣留的日子里，张骞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依然精心地保存着象征汉使身份的节杖。经历重重艰难险阻，他得以逃离匈奴返回长安。然后，这位志士置生死于度外，一往无前，二度出使西域，坚定不移地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并且开辟了前人未走过的丝绸之路。张骞的这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和敢于开拓的精神，堪为“长安精神”的典型代表。

同样是在汉武帝时代，曾任中郎将的长安杜陵人苏武，为了谋求北部边境的和平，化干戈为玉帛，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出使匈奴，竟被匈奴扣押。在匈奴的万般威逼利诱下，苏武依然心存汉室，决不归降，历经了19年之久的北海牧羊生涯，始得归汉。苏武身上表现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浩然正气，正是三秦男儿的骄傲！

这些千古流芳的历史人物，给三秦大地留下的是千年古训！

袁仲一慢慢地适应着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也许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需要一种内心的安静。他是个不喜欢热闹

的人，平时很少上街，对著名的大街也没有什么太强烈的感觉，却对西安的肉夹馍情有独钟。想吃的时候，他就跑到柏树林，那儿有一家店肉夹馍味道非常地道。“肥肉吃了不腻口，瘦肉无法满嘴油；不用牙咬肉自烂，食后余香久不散。”只可惜这家店后来搬走了，但那股酥软香醇的味道一直留在袁仲一的心中。

袁仲一常去的地方还是西安碑林博物馆，那是考古所在的所在地。这是一座以收藏、研究和陈列历代碑石、墓志及石雕作品为主的艺术博物馆，被誉为“中国最大的石质书库”、“东方文化的宝库”。它是在“西安碑林”这一书法渊藪、经史宝库的基础上，利用西安文庙古建筑群扩建而成的。这里碑石如林，篆、隶、楷、行、草各体皆有，名家荟萃，精品林立。秦《峰山刻石》的宋摹本让今人一睹李斯“画入铁石，字若飞鸟”的小篆风采；东汉《曹全碑》字体流宕俊美，独具风貌；隋唐时期的碑刻在碑林中最为壮观，有隋《孟显达碑》、《智永千字文碑》、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欧阳询《黄甫诞碑》、褚遂良《同州圣教序碑》、欧阳通《道因法师碑》、张旭《断千字文》、李阳冰《三坟记碑》、怀素《千字文》、柳公权《玄秘塔碑》以及僧怀仁集王羲之的《集王圣教序碑》等，还有碑林收藏的唐代杰出书法家颜真卿的7块碑刻，让今人领略到颜体的劲健笔力和醇厚气韵。

在馆内参天古木的掩映下，袁仲一久久沉迷于这座东方艺术的殿堂，欣赏雄劲简练的汉代石刻、精美圆润的唐代石刻，饱览珍贵的诗文墨迹和馆内古朴典雅的建筑，仿佛是在一次又一次地重温美的历程。

在如此浩瀚的藏品面前，袁仲一领略到的是古代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感受到的是中华民族进取向上



的气派和精神。他获得了真正的艺术享受,眼界大开,开始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了浓厚的兴趣,也参加了挖掘唐墓,发表了几篇有关金文和唐墓方面的论文。

通过多年兢兢业业的工作和亲身实践,袁仲一积累了丰富的实地经验,学到了许多文物知识和考古发掘的技能,对西北这片土地,对具体的工作,也经历了从陌生到了解、从了解到熟悉的过程。他感受到厚重的三秦大地正向他展开拥抱的臂膀。

□ 3. 与俑邂逅

1974年7月15日,这是袁仲一人生中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42岁的他第一次见到兵马俑。从此,他的半生与秦始皇兵马俑结下了不解之缘。漫漫历史,几多沉浮?谁也说不清这究竟是历史的机缘,还是命运的一次刻意安排。

这一年的3月,正是初春时节。一场突如其来的干旱袭击了中国西部的八百里秦川,临潼县骊山脚下的西杨村也没



秦俑发现前的地貌

能例外。这是陕西关中地区的一个小村庄。眼看着地里的庄稼都黄蔫蔫的抬不起头来了,村民们焦虑万分: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这半年来的辛苦劳作付诸东流吗?眼下最紧要的,还是竭力挽救枯萎的庄

稼！在一片慌乱之中，村民们想到用地下水解决燃眉之急。于是，奔走了一下午的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和副队长杨文学，终于下定决心，选了一片石榴树林作为打井的地点，他们挥起镢头在脚下石滩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

翌日晨，村民杨全义、杨新满、杨志发等6个青壮年，就在队长划定的圆圈里挖掘起来。可是，直到黄昏时分，这片只长树木、不长庄稼的荒瘠砂石地上，依然没有冒出一滴水！就在村民们陷入极度疲惫、绝望之时，有人惊呼：“瓦爷！”原来从地下五六米深的地方挖出了一个真人一样的陶土人头，灰蒙蒙的，形象有些恐怖。有农民认为这不是什么瓦爷，而是瘟神，于是丢下锄头，“呸呸”吐着口水，说要杀掉一只黑公鸡来祛除晦气——在关中农村，人们认为大地长养万物，没有从土里挖出水源，倒是挖出了死人的东西，这是不吉利的。

随着镢头、铁锹的不断劈凿、挥舞，一个个陶制俑头、一截截残腿断臂、一堆堆俑片，被装进吊筐拉上地面，抛到这片荒滩野地上来。一种难以言说的沮丧情绪笼罩着人们。谁能料到，这就是千年历史向人们发出的一个信号。就从这个黄昏开始，20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在这不经意的偶然间拉开了序幕。

发现陶俑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国家文物局随即派出考古、文物专家进行现场考察，并决定由陕西省组织考古队进行发掘。

当时在省考古所工作的袁仲一正在三原县挖掘唐太宗的叔叔李寿的墓。李寿的棺材上有门，门上有锁，在全国是唯一的，这是很大的发现，一下子叫袁仲一给碰到了。此时



的袁仲一正沉浸在这一大发现带给他的兴奋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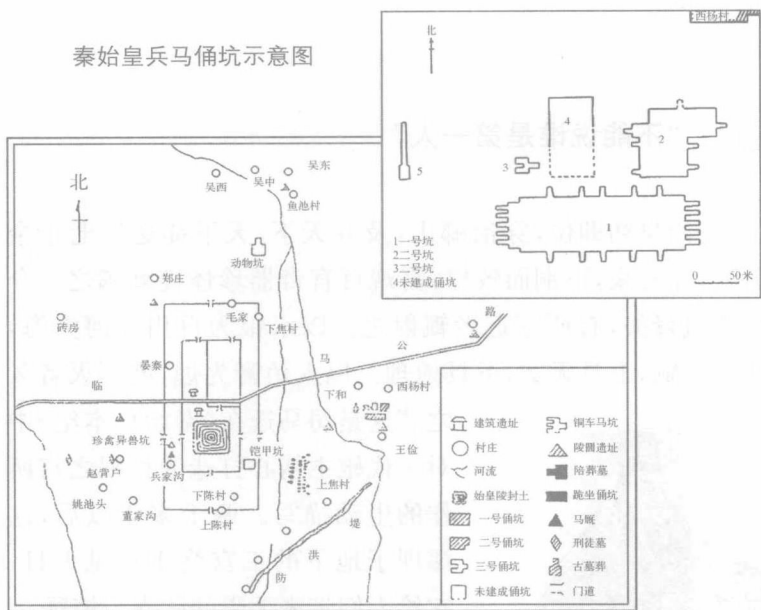
听说发现兵马俑的消息时，他开始并没有多大反应，因为根据一般的规律，这样的俑坑规模都很小，一个星期就能完成工作。领导给袁仲一下达通知时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临潼发现有（陶俑）碎片，估计一周就挖完了，你们去，挖完后写个报告，报到文物局就行了。”

1974年7月15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一支由陕西省成立的考古发掘队来到了西杨村，42岁的袁仲一被任命为考古发掘队队长。当天，他和杭德洲等几个考古队员带着普通的考古工具，背着几张行军床、蚊帐等生活用具，匆匆离开西安，乘着一辆敞篷汽车，进驻考古工地。虽然大家只当这是一个普通的考古发现，但是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扎实的专业素养让袁仲一和其他考古队员不敢轻易怠慢。因为即便是再小的考古发现，也可能给浩瀚的历史填补空白。

为了更好地了解地形，方便挖掘，第一天，在生产队长杨培彦的安排下，他们就在西杨村的一棵大树底下安顿了下来，随即展开工作，开始在打井区域周围进行挖掘。

第一次见到了大陶俑，袁仲一兴奋极了。陶俑就静静地趴在东南角上，只见它造型奇特，似人非神，头顶上长着角，二目圆睁，怒视前方，紧闭的嘴唇上方铺排着两撮八字须。从外形上看，与其说是神像，不如说是身披甲冑的战士。可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袁仲一想试着探个究竟，可轻轻一碰，它的全身就碎裂了，就在袁仲一为此懊丧不已的时候，他猛然发现陶俑脆弱的身子底下还掩着一柄青铜剑，刃锋锐利，光洁如新。他一看又高兴了起来，一天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

袁仲一想：人多嘴杂！为确保文物安全，他立即告诉其他队员：“马上埋起来！”然后果断地下决定，让其他一起挖墓的人暂时放假，只留下当地的两位民工，加上同事程建华，一共四人一起继续挖。同时，他们绘图、照相、做文字记录，忙得不亦乐乎，最后小心谨慎地把青铜剑取了出来。这是秦俑出土的第一把青铜剑。



挖掘不断，从第一铲到第二铲……小小的井口被挖成了巨大的土坑，真人一般的陶俑仍旧不断地在土层中出现。“怎么还有没边的俑坑呢？”袁仲一和同事们似乎有点儿找不到边了。他们断定，这应该是一个古代的陪葬坑。经过精密的探测，结果表明这的确是一个陪葬坑，而且空前巨大，它的面积完全超过了袁仲一的想象，也超过了在场每一个人的想象。